

## 李地主 (三)

李靖森

接上期  
难忘的友谊 睿智的祈祷

《云南日报》刊载有关新村的消息没多久，1943年底，一支美军通讯部队开来在村边驻扎，成了村民们的友好邻居。在近两年的岁月里，“老美”和村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也传播了西方文明。他们的报刊杂志、战地新闻电影纪录片，都及时地传递着二战的战况给村民；他们的运动项目和器材，也丰富了中小学校的文体活动。与此同时，有经营头脑的李沛阶也抓住了商机，邀集好友开设了桃源酒厂——“三友酒厂”，把原来准备做酒精的设备进行了改造，供应美军红、白葡萄酒及其它果子酒。各路美军大兵纷纷寻着酒香而来，一身一上的衣裤大兜里总是塞满瓶酒而归，新村繁荣盛况空前。

美军与村民间培植起来的情谊，很值得一书。由于村民文化界人士居多，“海归”就不少，况且沈从文夫人张兆和和李沛阶夫人许岫岚还都是英语教师。每逢节假日，大兵们纷纷带着乐器到各家聚会。记得家父曾为来宾一一取中国名字，并为他们讲解其名字的寓意和内涵，给予美好的祝愿；有位大兵原来的职业是鞋匠，他给我们这些孩子带来他用废旧汽车轮胎制作的凉鞋。



1944年驻地美军为我父、母拍摄的彩色照片。为取得效果，翻出了久违的花旗

袍和蓝西服；背景为“干打垒”的破墙，无意间用先进的技术留下了艰苦岁月的瞬间。



这是美军为李地主一家拍的彩色照片。片中缺了他的大儿子（老三哥），否则就是全家福了。



气质高雅的许岫岚沐浴在圣经的光环里（美军科博和彼特所摄。）

在平凡的友谊中，有着许多不平凡的小插曲。李村长家信教，到他家做客的，也就多了一层基督教教友们的亲切。有位勤快的，擅长烹饪且颇有计的叫尤里斯的中士小兵，节假日是他家的常客。

来了就不闲着，总为他家做西餐或传授烹饪方法，帮着做家务。有次李家邀请了美军医院的上校院长来做客，尤里斯自然担任着主厨的角色，把饭菜做完按一定格式摆布在餐桌上，李夫人请客人们入座，却发现尤里斯和上校院长都愣着不动，尤其是尤里斯低着头，像个刚做了错事的小孩，而上校也是眉头紧锁。原来美军的官兵等级有严格区分，俗话说：“官大一级压死人”！上校和中士等级差别很大，怎么能在同一张餐桌吃饭呢！怎么办？是让主客人入座做饭的回避，还是……李夫人毕竟是京陵女大培养出来的教士，面对两个束手无策的军人说：“你等同是冒着生命危险来华助战的洋人，今日万里晴空，也是日本轰炸机扔炸弹的好时机，炸弹之下岂有军阶大小之分？上帝面前我等均受他所爱，哪有贵贱之分？好好吃饭吧！”言毕，双手一合做起了祷告：“愿上帝赋予我们正义的力量，合力击败那野蛮的敌人，愿上帝保佑桃源新村所有的亲朋好友安然无恙……阿门！”

一位睿智的中华女子，就是这样敬业的借助了主的智慧，化解了尴尬，也以主的名义“训导”了一位美军上校！

小兵尤里斯一再回家秀烹饪技艺和勤快的表现，终于收获了爱情。他心目中早就有了李家邻居正值芳龄的马姑娘。功夫不负有心人，战后他两在美国加州结婚定居，成就了桃源新村又一段美丽、情深的跨国婚恋佳话！并且他们与李家的友谊保存至今，后辈们的亲属，直至今日还像走亲戚一样地常来常往。

## 李地主破案

各界人士携家带口不远万里，来到了“桃源新村”，李村长自感责任重大，理应竭尽所能地尽他地主之谊，确保一方平安。

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盗贼四起，维稳就是新村的头等大事。他雇人建立了一支对外号称的“治安队”，实际只有三人，由一名姓孔的退伍老兵任队长，他曾当过班长，我们都叫他“孔班长”。“治安队”主要职责是夜间巡逻，有个什么风吹草动，就立即报告，由村长起来亲自带队主事。

显然，凭他这点治安队的实力，是难以镇住场面稳住人心的。大家能过上八年的好日子，关键还是托了李村长的福！

他在地方上多年，有良好的社会基础和知名度，人脉广泛，“三教九流”、“黑道白道”都有他搭得上腔的朋友。“多位朋友多条路”是他为人处世的信条。他舍命搭救过共产党，也不惜余力地援救过党国犯事儿的高官。

有天他来我家，请家父帮忙。说军中有位老友，在经济方面犯了事，被人告发正关押在昆明陆军监狱，从狱中带话出来，请他无论如何都得想法子把弟兄转压至重庆，因为那边有他的人，可以疏通关节。家父通过亲戚，果然把这事给办成了。后来父亲打探那人的情况，却听李沛阶叹口气说：“莫提了。该我那位老兄背时（昆明话“背时”为倒霉之意），到了那边还没两个礼拜就给毙了！”原来正碰上军中整顿不正之风，蒋委员长对败坏军纪、发国难财之輩深恶痛绝，亲自签发了枪决的命令。

“嗨！还不如在这边想办法捞他呢！至少不会办得那么快！”李地主如是说。

都说村长后腰常掖着把不轻易显摆的小手枪，有大胆好事小伙试探性的碰过他的后腰，吓一跳！是硬邦邦的真家伙，那可不是闹着

玩的，这更增添了孩子们对他的敬畏，走路都离他远着点儿。

有天深夜，狗吠四起，间有汽车声。村长亲自带队巡查，那车调头想跑，他拔枪朝空连发两响示警才截住。原来是不法之徒伙同军中的内线，偷盗倒卖紧缺的军用汽油。他们借助运油车爬坡的时候，趁机将53加仑大油桶滚下车。这天夜晚，正是想将油藏匿进村里，就栽在了李沛阶手里，人赃俱获。

建国中学师生次日早晨获此消息，莫不欢欣雀跃，在那辆车上爬上爬下，就像是他们的战利品。有位姓常的体育老师（家父让我们称他“常二哥”，是父亲在东北工作时的上司常荫槐的亲属。）自称会开车。大家纷纷挤上去，央求老师开起来兜风。我也有幸被大哥哥们拎了上去挤在中间过车瘾。车门踏板上也挤站着学生。常二哥摆弄了好一阵汽车终于发动起来，满载着兴高采烈的年轻人，朝着村南的云南大学农学院实验基地开去显摆。

殊不知乐极生悲。不但李地主捅了军队这个谁都惹不起的蚂蜂窝，汽车也出了“车祸”。常二哥技术不佳，当车拐进农学院基地大门时，一名站车门边的学生被大门立柱挤伤尿血。两起大事都让李沛阶十分头疼恼火。他动用了方方面面的关系，分别与部队当家的以及学生家长进行调解，才把事情都摆平了。可见李村长面子之大、人脉之活络。

据说，在“道”上混迹多年的大小毛贼，也都告诫新手，切莫去踩李家的地界自惹麻烦。可偏有不知天高地厚的。跑马山地区还是发生过唯一的一起大案，果然栽在了李地主的手里！

在靠近桃源火车站的跑马山脚下，有座住有几户人家的独立高墙大院，在一个漆黑的深夜，遭到一伙蒙面强人，用利斧把厚实的院门劈开进入，将院内的几户人家洗劫一空，无一幸免。那伙强人有备而来，用马匹将财物驮走！

对安居多年的桃源新村居民来说，那可是件惊天大案——吓得孩子们一时期夜间都憋的慌，不敢起夜！

要说，作案地点只是靠近村子边沿，不属于新村地界，李地主可以不管，但仗义的他，带上他的治安队来到案发现场，先将闲散人员劝开。

他戴副手套，手拿一黑框放大镜，像模像样地这儿照照，那儿瞅瞅，仔细勘察、取证、询问，还亲自做笔录……俨然一付上方派来的资深探员的架势。

他采用“排除法”，抽丝剥茧，逐一排除可疑点，一步步缩小侦查范围。还真让他看出了蛛丝马迹。

从作案环境和手段看，院墙虽高，但对有经验的盗贼来说，使用钩耙绳索即可悄无声息地越墙打开大门。可这伙歹人却嚣张无忌地使用利斧劈破破门。

由此分析，作案者不是那类技高的、有反侦察经验的惯犯，而是操斧娴熟之辈。那厚实的，用粗木杠顶牢的大门，三下两下就被劈开。

而遭抢的人家，除了财物尽失，但幸好都没伤及皮肉。歹徒们都刻意蒙面，看来，还想“抬头不见低头见”在本地区讨生活混日子，不像那类不想留后路的流窜犯。

于是侦查对象就缩小至离不开斧头的木工和屠夫两类人。他用仅有的侦破器材放大镜，这儿瞅瞅，那儿照照，仔细查看辨认那斧劈的痕迹。

嘿！还真让他照出些名堂来！他确认了斧子是双斜面，于是就锁定了屠夫有最大的嫌疑，因为

木工的斧子较为特殊，是单斜面。特别是他用放大镜还看出了有的斧痕上残留有油渍！

村长不露声色地观察本村菜市场几个屠夫的些微举动。开始个个都恪尽职守、耐心照应着客户的需求，时间终于让那几个家伙露出了马脚。他们谈笑风生，出手日渐阔绰起来，以往抽的都是地摊小贩手工卷的土纸烟，现在居然显摆地抽起了美国大兵的“骆驼牌”洋烟……终于掌握了一系列可疑线索后，报告了官府破获此案。

原来，菜场屠夫们平时见到好几位穿金戴银的阔太太，打探到都是那大院里进出的，遂起歹意相邀干件“大事”，不想就栽在了我们的李地主手里。

一时间，品种齐备的桃源菜市场，猪肉断供。

## “上帝之咳”

凡是与李村长交往过的人，脑海中都会像光盘似地刻录下他的音像。他有一付底气十足的天生的好嗓子，说话字正腔圆富有磁性；无论是快节奏或慢节奏都清晰、流畅；哪怕是他刻意放低的声音也都具有穿透力。据说歌唱家是通过科学地训练，才能综合的运用胸腔、腹腔和天庭三个部位，发出音域宽广、有力度的声响来。他没培训过什么，或许是上帝赋予了他人人类尚未揭示的独特音源。不夸张地说，只要他在家不经意的一声咳，新村的角角落落都会有“震撼”。

我们两家相距不远，更能感受到他的动静。从我家的后窗望去，隔着一片不大的种有花草和桃树的园地，就能清晰的看到他家的房子。那是幢有着红色鲜艳的洋瓦屋顶砖砌墙的两层小楼，三室一厅、厨卫齐全。也是全村的唯一。每当昆明特有的阵雨过后，阳光普照，在那遍低矮的，还淅淅沥沥滴答着雨水的茅草屋顶衬托下，村长的“官邸”就越加地突出。从那里不时传来他吩咐孔班长这样那样的“指令”——暴雨过后，查看新村设施的漏雨、破损情况的交代声更是频繁；间或他一声咳也波及过来。

我童年的天赋就是常常有所发现。一次，母亲给我掖被子，边掖边叮嘱：“睡觉给我老实点，别瞎踢腾！踢开了被子着了凉就该感冒咳嗽了。”我没吱声。“发什么呆哪？我说的你听见没有？”她为落实又唠叨我。其实正巧，后窗传来的咳声启发了我。我琢磨着想跟谁打赌，李地主晚上睡觉肯定不老实，也没人给他掖被子，要不然他为什么老爱咳嗽，还使劲儿地咳——嗓子眼儿上的痒痒虫不用点儿劲儿肯定是赶不走的！可是没过多久，我又有了新的发现——李地主身子骨好着呢！人家嗓子一点儿都不痒。每当他要跨出大门外出巡视前，都要先重重地咳上一声，像是上场演出前必先清清嗓子，又像是有意向人们提示什么，随即见他身着中山装，系好风纪扣，手提文明棍，精神抖擞的去村子里转悠，还间或地来上一声咳！其实，这声咳用意多多。用来威慑那些想上房、爬树、下水塘的小坏蛋就是其一。他老惦记着他们，时不时就来上一声，让小家伙们感到他就像上帝那样时时处处地与他们同在。我这一新发现，直到六十多年后，看电视“动物世界”专栏得到了科学的佐证。据中央电视台资深解说员赵忠祥说，森林之王大老虎，时不时就吼上一声，以表示大王的存在；吼音所及之处，都是他的领地和势力范围，任何小家伙都别想轻举妄动！

那时的家庭，大都是多子女，家长们忙于生计，对孩子们照顾不过来，只好采取“放养”的方式。而绿色的新村，不仅是各色花鸟、昆虫的园地，更是精力过剩的孩子们尽情追梦的天堂！城里哪有这等施展才智的广阔天地？而顽童的心态，好像生来就都是归村长管控的命！都知道他腰间有小手枪，他还有一身十分了得的“拳脚”！我们得处处提防他。他除了操持着全村防火防盗的要事，还要看管着小家伙们的出格行为。

每当我们在泥塘里玩得忘乎所以，只要传来他的咳声，嬉闹、扑打声即刻消停下来，不约而同地一个个伸长脖颈，就像警惕站立起来判断动静非洲鼯鼠般四处张望，见势不妙就紧急上岸抱起衣物光着腓四散地奔逃。既怕被他逮着，又怕他去家里告状。大人们早就警告过，那水塘是取土建房形成的，深浅不一处处暗藏有凶险。怎奈孩子们的天性和“忘性”，再怎样的皮肉之苦也经不住玩水的诱惑。



这就是孩子们玩水的池塘，正值枯水季节，雨季来临一片汪洋，处处是凶险。岸边的那幢房，记得是教堂兼礼堂；右边远方的草房就是恩光小学。

在那浑浊的塘里我不仅学会了“狗刨”式，也为我日后在游泳比赛中多次获奖奠定了基础，甚至名字在长沙横渡湘江竞赛中上过报纸。

在我们村边，还发生过几乎酿成灭顶之灾的中印输油管道喷油事故。那是一次雨后，公路泥泞不堪，一个美国兵驾驶推土机在路上铲泥，不慎将旁边的输油管铲断，那绿色的飞机用油顿时喷涌而出，向沟渠、水田四散奔流。在路边看推土机的孩子们，忽见本地的大批乡民提着瓶瓶罐罐来灌油或捞取浮在水面上的油，孩子们不由自主地也找来了瓶罐，加入了捞油大军。我的布鞋和衣裤，都浸透了油渍。忽然“上帝之咳”响起，孩子们本能的赶紧躲开。都知道村长抓过偷盗、倒卖军用汽油的，而对随时可能引燃汽油的巨大灾祸却全然无知！只见孔班长带人拎着长棍棒跑来驱赶乡民，并声嘶力竭地喊着“不准吸烟！不准吸烟！”但捞油的人们更是加快了动作，争分夺秒的不舍散去，直到美军的MP赶来，才稳住了局面。事后大人和孩子想起来都后怕！

水火无情。在人生的经历中，年年都有儿童溺水的不幸消息见诸报端；在落后地区，愚昧的村民破坏输油管线盗油，或油罐车倾覆引发无知百姓前来捞油而造成的群死群伤的悲惨事件都时有发生。万幸的是，我们的新村，没有发生过任何溺水事故（村外的水塘除外）；那一座座成行连片的茅草屋，也从未发生过火警。

八年来，托李地主的福！这些奇迹无不与那“上帝之咳”的声声警醒有关。

每当咳声传来，大家都知道村长就在近旁，安全感油然而生。未完待续下周同版